

产教融合视域下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的“适应性”困境 与路径重构

张 航

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 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摘 要】：产教融合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但其育人效能并不取决于企业资源是否进入学校，而取决于人才培养体系能否对产业变化、岗位能力结构和学生成长过程作出持续回应。当前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仍存在目标更新滞后、课程实践脱离真实任务、企业参与难以进入全过程、评价反馈支撑不足等适应性困境。提升协同育人质量，需要从项目合作走向机制协同，从资源输入走向过程共建，从静态匹配走向动态适应，形成需求感知、课程响应、过程共育、评价反馈相互贯通的育人闭环。

【关键词】：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适应性；人才培养

DOI:10.12417/2982-3803.26.03.036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1]。这一要求表明，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只在办学定位上强调“应用”，更要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实践教学和评价反馈中持续回应产业结构变化。产教融合正是连接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但在不少高校实践中，产教融合仍容易被理解为签订合作协议、建设实践基地、邀请企业导师或增加实习环节。资源进入学校并不等于协同育人真正发生，合作项目增多也不必然带来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的关键问题，不是“有没有企业参与”，而是高校内部的人才培养体系能否把产业需求转化为培养改进机制。产教融合的深层价值，不在于为高校增加外部资源，而在于推动培养体系形成动态适应能力。所谓适应性，不是被动迎合企业即时用人需求，也不是把岗位技能简单搬进课堂，而是在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基础上，对产业变化、岗位能力结构和学习过程反馈作出主动响应。围绕这一判断，有必要重新审视协同育人中“看似融合、实际脱节”的运行症结，并进一步思考路径重构的机制基础。

1 产教融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提出适应性要求

产教融合的政策导向已经从一般性校企合作转向更深层的组织协同。《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2]。这一文件主要面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但其中所体现的组织协同、产业需求牵引和共同体建设逻辑，对应用型

高校同样具有参照意义。对于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产教融合不能停留在外部资源补充层面，而应成为专业建设、课程开发、实践教学和质量评价共同运行的机制条件。

应用型高校处在高等教育体系和产业体系的交汇位置，一方面要坚持本科教育的基础性、系统性和发展性，另一方面又要回应区域产业对复合型、现场型、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这种双重定位决定了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简单复制学术型高校的知识培养逻辑，也不能完全按照岗位培训逻辑压缩教育过程。产教融合的任务，正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转换机制：既让产业变化进入培养过程，又让教育过程保持对学生长远发展的支撑。

适应性为理解这种转变提供了重要视角。已有研究指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具有系统性、动态性和多主体协同性，不能被理解为教育对市场需求的简单跟随，而应体现教育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动调适^[3]。这一判断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同样成立。产业需求具有变化快、场景复杂、能力复合等特征，而高校人才培养又具有周期长、结构稳定和制度惯性的特点。二者之间天然存在时间节奏和组织逻辑的差异。产教融合要发挥育人作用，就必须在这种差异之间建立可持续的转换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适应性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培养目标要能感知产业变化，专业定位不能长期停留在静态文本中，而应通过行业趋势、区域产业结构、岗位能力变化和毕业生发展反馈不断校准。课程实践要能承接真实任务，应用型人才不是通过抽象知识叠加自然生成的，而是在真实问题、真实流程和真实评价中逐步形成综合能力。评价反馈还要

作者简介：姓名：张航（1991年7月-），性别：男，民族：汉，籍贯：河南漯河，单位：江苏科技大学苏州理工学院，职称：讲师，学历：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学。

能回到培养体系,只有就业质量、岗位胜任力、企业评价和学生成长体验反向进入培养方案、课程内容和实践安排,才能推动下一轮改进。而这三个层面的运转,又依赖校企协同的组织机制。围绕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研究也提示,联合体、共同体等组织形态的价值不在于名称更新,而在于推动高校与产业链条形成更稳定的嵌入关系^[4]。

2 应用型人才协同育人的适应性困境

适应性困境最先出现在培养目标更新环节。应用型高校通常会在专业建设方案中强调服务区域产业和行业需求,但这种表述往往具有较强的概括性。真正进入培养方案时,产业需求常常被转化为相对稳定的课程模块和能力条目,缺少持续更新的输入端。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工艺变化、岗位能力重组、企业组织方式变迁,并不一定能及时进入培养目标修订过程。相关研究在讨论产业需求导向的学科建设时也指出,高校在人才需求预测、结构调整和培养模式更新方面仍存在反馈不足与响应滞后的问题^[5]。目标看似面向产业,实际却可能停留在上一轮产业认知之中。

目标层面的滞后会传导到课程和实践。产教融合常常通过实习实训、企业课程、项目实践等形式展开,但课程内容与岗位任务之间并不天然衔接。有些课程仍以知识章节为组织逻辑,实践环节只是对理论教学的补充,学生完成的是模拟任务、简化任务或展示性项目,较少经历真实生产服务流程中的问题识别、方案选择、团队协作和结果反馈。课程体系建设研究提示,产业需求、岗位能力和课程知识点之间需要形成动态映射,否则课程改革容易停留在内容增补层面^[6]。如果课程实践不能承接真实任务,产教融合就难以转化为能力生成过程。

课程缺少真实任务,企业参与也容易停留在外围。企业是协同育人的关键主体,但在现实运行中,企业参与常常集中于实习接收、讲座指导、基地挂牌和项目合作,较少深度进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课堂教学、实践评价和毕业要求达成分析等环节。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研究指出,校企协同中仍存在主体目标差异、利益联结不足和过程共建不充分等机制困境^[7]。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研究也发现,企业专家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仍面临角色不清、动力不足和协同机制不稳等问题^[8]。当企业只是资源提供者,而不是过程共育者,协同育人就容易出现“合作在外部、培养在内部”的断裂。

评价反馈的薄弱使前述问题难以被重新带回培养体系。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只体现在学生是否完成课程、实习和毕业要求,更体现在其能否在岗位情境中迁移知识、解决问题、持续学习并适应组织要求。但高校内部评价常常更重视课程成绩、毕业率、就业率等易统计指标,企业评价和毕业生发展反馈则较少系统进入课程改进和培养目标更新。评价如果只用于

证明培养结果,而不用于发现问题、解释原因和触发调整,就难以构成适应性闭环。更深层看,目标更新滞后会使课程实践缺少方向,课程实践脱节会使企业协同缺少载体,协同断裂又会使评价失去过程依据,评价反馈不足最终反过来削弱目标修订。几个问题相互强化,形成需求、课程、协同、评价之间的循环断裂。

这种循环断裂并非某一环节单独失灵,而是人才培养体系内部缺少连续转换能力。产业信息不能稳定转化为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不能有效牵引课程实践,课程实践不能承载企业参与,企业评价又不能顺畅回到教学改进。表面看是校企合作不深,实质上是培养体系缺少把外部变化转化为内部更新的组织通道。

3 在动态闭环中重构协同育人路径

重构路径应从需求输入端开始。应用型高校需要把产业需求输入从临时调研转化为制度化研判。专业建设不能只在修订培养方案时听取企业意见,而应建立面向区域产业、行业组织、用人单位、毕业生和在校学生的常态化信息收集机制。进入培养目标的产业需求,也不能简单转写为企业当前岗位要求,而应经过教育转化,区分短期技能需求、长期能力基础和可持续发展需要。这样形成的培养目标,既能回应产业变化,又不会把人才培养窄化为岗位训练。

目标更新之后,课程和实践必须成为适应性落地的过程载体。真实任务不应停在实践教学周边,更不能只是校企合作材料中的展示项目。高校可以围绕典型职业场景、技术流程和服务对象重组课程内容,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接触真实问题链条。企业项目进入课堂后,也需要经过教学化处理,转化为适合学生阶段性能力发展的任务单元。关键在于项目是否来自企业,而在于学生能否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经历问题分析、资料查证、方案比较、协作沟通、成果表达和反思改进。只有这样,真实任务才能成为能力生成的载体。

协同关系要持续运转,还需要重新界定校企双方的过程责任。协同育人不能依靠个别教师、个别企业或个别项目的热情维系,而需要清晰的组织接口。学校可以围绕专业建设委员会、产业学院、项目课程组、实践导师团队等平台,明确企业在培养方案论证、课程资源开发、实践项目设计、学习成果评价中的具体角色。企业参与也应有合理回报,例如优先接触人才、参与技术问题共研、共建培训资源和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更稳妥的协同关系,是学校把握育人方向和质量标准,企业提供产业场景、任务资源和能力反馈,双方在过程中共同校准人才培养。

闭环能否成立,最终取决于评价反馈是否重新进入培养方案更新。学生学习成果、实习表现、企业评价、毕业生职业发

展和专业建设数据,都应进入同一套质量改进链条。评价不应停留在结果统计,而要能够回答三个问题:学生在哪些能力上表现不足,课程和实践环节为什么没有有效支持这些能力生成,下一轮培养目标和教学安排应该如何调整。评价反馈只有回到培养方案、课程目标、实践任务和教学支持中,才真正具备改进意义。由此形成的闭环,不是四个孤立举措,而是需求感知、过程响应、评价反馈、目标更新的持续循环。

闭环运行还需要校内治理机制配合。教务部门、二级学院、专业负责人、课程团队和就业服务部门不能各自保存信息、各自完成任务,而应围绕人才培养质量形成共同的问题识别和改进责任。产业需求由谁研判,课程内容由谁调整,企业反馈由谁解释,改进效果由谁追踪,都需要在制度上有清晰安排。否则,即便掌握了大量产业和学生数据,也可能停留在材料汇总层面,难以真正改变培养过程。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Z/OL].北京:中共中央,国务院,2025-01-19[2026-05-28].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Z/OL].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22-12-21[2026-05-28].
- [3] 祁占勇,王晓利.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科学内涵、动力之源与路径选择[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9(3):154-166.
- [4] 唐献玲.联合体与共同体: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链式嵌入的两种重要方式[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5,45(3):14-18.
- [5] 于妍,刘小雪.基于产业需求导向的高校学科建设及其路径优化[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4,(2):63-70.
- [6] 丁国富,王淑营,马术文,等.基于知识图谱的产教融合课程体系建设模式探索[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4,(2):79-83+90.
- [7] 徐晓娜,谷静,孟媛媛.价值共创视域下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的机制困境与生态构建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43(8):96-103.
- [8] 张元宝,杨国兴,毛防华.应用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内涵、困境与路径——基于共生理论的视角[J].江苏高教,2023,(7):52-59.

产教融合的适应性正是在这种循环中生成的。产业需求提供更新信号,真实任务提供学习场景,企业参与提供过程支持,评价反馈提供改进依据。几个环节相互咬合,才能推动协同育人从资源合作转向机制适应。

4 结语

产教融合为应用型人才培养打开了学校与产业之间的通道,但通道本身并不等于育人质量。协同育人的真正难点,是把外部产业变化转化为内部培养体系的持续改进能力。应用型高校需要在培养目标、课程实践、企业参与和评价反馈之间建立动态循环,使产业需求能够被识别、被转化、被回应,也能够被重新评价和修正。只有当产教融合从项目合作进入机制协同,从资源引入进入过程共建,从静态匹配进入动态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才能更稳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也更好地支持学生在真实职业世界中的持续成长。